

AI 时代基于 SPOC 的深度翻转 口译学习模式研究*

四川大学/浙江万里学院 王洪林

摘要: 人工智能时代不仅催生了各种新兴口译形式,也带来口译学习方式的变化。该研究针对当前口译学习研究的碎片化特点,借鉴深度学习、翻转学习等学习理论,借助 SPOC 学习平台,提出智能化时代深度翻转口译学习模式。该模式以深度学习为立足点,构建 SPOC 学习平台开展口译深度翻转学习,旨在提升学生口译实践应用能力与跨文化问题解决能力,对提升学生综合口译能力与口译学习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进而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口译学习研究提供一个跨学科视角。

关键词: 人工智能; SPOC; 深度翻转学习; 口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95(2019)03-0069-0007

1 引言

伴随着口译教育职业化进程的推进,与职业化口译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口译教育与口译教学受到更多关注。2018 年第十二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口译研讨会就人工智能背景下多语种口译教学、研究与实践发展趋势、语言服务业中的口译教学与实践、多语种口笔译融合教学与研究、国内外口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跨学科视角下的口译研究与新时代的口译职业化发展六大主题展开讨论。2016 年第十一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将主题定为“职业化时代的口译研究、教学与发展”,突出口译教育的职业化特色与口译教学的重要性。2004 年第五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提出了口译专业化概念。这几次口译研讨会都聚焦职业化口译教育、教学问题,然而总体而言,对口译学习关注不够。针对此问题,有研究指出,当下职业化口译教与学的方式与十几年前相比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然而,口译教学的关键依然是教师该如何教、学生该如何学(刘和平,2016;刘和平、雷中华,2017)。口译教学原本包含“教”与“学”两个层面,然而口译教学过分关注“教”忽视“学”(刘和平,2016)。此外,不少高校仍沿袭

传统学术型教学理念与模式,造成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未达到职业翻译教育目标(穆雷,2012),口译教与学方式都有待加强(吴攸、李珂珂,2016)。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口译方式的变化,使得口笔译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口译的多模态特点更加凸显(Bassnett,2014)。新时代口译教育呈现职业化+专业化趋势,口译职业发生重大变化,译员角色与市场需求都更加多元(刘和平、雷中华,2017)。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对口译教与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面对当前口译教学重教轻学的弊端,口译教学该如何发展?口译教与学该如何适应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的口译人才培养需求?口译学习应作何调整?这些问题亟需解决。鉴于此,该研究结合人工智能时代口译教与学特点,借鉴深度学习、翻转学习等新兴学习理论,借助 SPOC 学习平台,构建基于 SPOC 的深度翻转口译学习模式,以提升学生口译实践应用能力与口译学习能力,从而改变目前口译教育重教轻学的难题,为新时代口译教育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2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口译学习方式及其特点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对口译教育教学产生了诸

多影响,口译教与学方式随之发生转变。信息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为口译翻转学习提供了可能。但不管科技怎么变化,“人”依然是教育的核心(祝智庭等,2015;刘和平,2016)。而无论教学方式如何变化,教会学生学习始终是教学的目标所在。近年来,深度学习理论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催生了新兴口译形式、口译应用软件以及手机 APP,扫译、译写、读译、图译等新兴翻译形式逐步出现。口译与笔译的界限日趋模糊,口译的即时性、现场性与时空性也随网络技术的发展界限逐渐模糊。新兴口译形式以及各种口译软件的出现,为口译学习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当前摆在口译教育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既然人工智能以及各类口译软件可以完成一定的口译任务,是否还需要口译教育?如果需要,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口译人才?如何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口译教师需要教给学生什么?如何教会学生学习?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是了解学生需要什么、缺少什么?教师能为学生提供什么?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时代口译教育面临的紧迫问题。这些问题关乎回归教学本质,更关乎对教与学关系的认知。教师教学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促进、推动或辅助学生的学习。换言之,教学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促学。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决定口译教育的现在甚至未来,但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学生的学习。“人”是教育的核心,而学生的学习是口译教学的关键。

信息化时代师生关系发生了诸多变化。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输者或传递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促学者。教师与学生需要各司其职,教师的任务是借助教学促进学生学会学习,而学习者的任务是学会学习,并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教育的本质依然是在符合教育发展与认知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教师这一中介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口译教育也不例外。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及口译职业自身的发展都给口译教育与口译研究带来了新挑战。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均需改变(刘和平、雷中华,2017)。国内学者结合新型教学方式(如翻转课堂)对口译教学模式开展了研究,发现翻转学习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与内驱力(王洪林,2015;王洪林、钟守满,2017),进而结合外语教学特点,对翻转课堂、翻

转学习以及深度翻转学习进行了讨论,指出从课堂到学堂再到深度学堂、从独白到对话再到多声部对话,以及从学到知再到行的学习路径(王洪林,2018;王洪林、王振林,2018)。事实上,在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就提出:面向21世纪的教育,教师要教会学生学习,学生要学会如何学习。近年,国内外学者对教与学理念的探讨也逐步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不过,“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都存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倾向,要么忽视教师,要么忽视教学的作用,两者都有失偏颇,因而建议“以学习为中心”(文秋芳,2015)。事实上,教与学之间不可分割。只是在不同教学阶段,针对不同学生、课程以及学习目标分别对教与学有所侧重。

实现有效学习始终都是口译教育的核心目的,这与2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理念与数字化时代口译教育理念不谋而合。面对当下新兴的教学理念,如何教会习惯于点击、刷屏式、搜索式以及碎片化学习的学生学会学习,成为当下口译教育关注的焦点问题和必须破解的难题。如何有效利用碎片化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如何探索碎片化学习的整合路径?如何实现线上线下学习的深度融合?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教与学两者原本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教师与学生需要合作来共同完成教学目标。换言之,教师教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学,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以学得更有效。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职业化时代口译教学存在的“重教轻学”问题,借鉴深度学习、翻转学习等新时代学习理念,借助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提出深度翻转口译学习模式,以期对口译学习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3 基于 SPOC 的深度翻转口译学习理论依据

下文将从理论层面探讨 SPOC、翻转学习、深度学习的研究脉络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并据此提出深度翻转学习概念。

3.1 SPOC

SPOC 是在 MOOCs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规模网络公开课程,也称私播课,既指课程,也指课程所依托的网络学习平台。SPOC 是“后 MOOCs”时代的产

物,主要针对 MOOCs 到课率低、针对性弱、个性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而提出的新兴概念。SPOC 比 MOOCs 规模小,更具灵活性、可控性与可操作性,多用于校本课程学习。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 SPOC 展开了系列研究。黄慧、熊琴(2016: 26)从后方法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了基于 SPOC 的外语教学模式。该模式是“将 MOOC 和实体课堂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的混合教学模式,既融合了 MOOC 的优点,又弥补了传统外语课堂教学的不足”。但少有研究挖掘慕课参与度低、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到底是学生学习内驱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策略欠佳还是其他?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开展更为系统的研究。

SPOC 作为新兴教学方式与教学平台,主要用于辅助翻转课堂的开展,较多运用于大学外语教学。王娜等(2016)将 SPOC 用于大学英语教学,构建了 SPOC 翻转课堂,为大学英语学习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与时空环境。张苇、陶友兰(2017)将 SPOC 运用于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教学,对教学资源、教学环境、自主学习以及教师的教学创新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发现 SPOC 可以在助力翻译课程教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蒋艳、胡加圣(2018)将 SPOC 用于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实践,结合重庆市某高校大学英语翻转教学的案例分析,对基于 SPOC 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大规模教学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该教学模式的优势与弊端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刘杰等(2019: 36)对学习者在 SPOC 学习中体现的知识整合差异性展开了实证研究,进而揭示了 SPOC 学习对学习者的知识构建带来的影响。该研究发现,“SPOC 平台若只提供满足学习者最低需求的视听媒体资源,则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若以学习风格偏向性作为个体差异的索引,可发现言语感知型学习者在知识回顾、访问以及使用的模式、效率、效果上均与其他学习风格偏向的学习者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目前对 SPOC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外语,部分研究涉及专业英语教学,较少有研究将其运用于口译教学实践。口译教学作为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需要学生进行大量的实战操练以及技能学习,翻转课堂、翻转学习等新兴学习方式对提升学生口译实践

能力具有重要的辅助与支撑作用(王洪林,2015)。SPOC 作为一种重要的网络学习平台,可以有效支撑翻转学习的开展,尤其对技能类课程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但从目前的文献梳理看,较少有学者将 SPOC 运用于口译翻转课堂或翻转学习。

3.2 翻转学习

翻转学习是由翻转教学衍生出的概念。Bergmann & Sams(2012)提出翻转课堂后,Sams & Bergmann(2013)针对翻转课堂过度关注教师的“教”这一弊端,提出了翻转学习理念,对翻转学习理论与应用两个层面展开了研究(Bergmann & Sams,2014),并协同其他研究者创办了翻转学习官网(Flipped Learning Network,2016),进一步对翻转学习的内涵、调查报告、最新发展等进行持续性跟踪、分享与报道(伯格曼、萨姆斯,2015;胡立如、张宝辉,2016)。翻转学习被定义为一种教育方式,指将直接教学从群体学习空间转移到个体学习空间,从而将群体学习空间转变为动态交互式学习环境。在该学习环境中,教师引导学生应用所学概念并创造性地进行相关主题的学习(Flipped Learning Network,2016)。翻转学习强调将面对面学习空间转移到在线虚拟学习空间,构建个体与群体共生共存的开放学习空间,从而满足个体学习者自主学习以及团队学习、群体合作学习的需求。也有研究者将翻转学习看作混合式学习方式。该学习方式通过创设以个体与群体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有效融合面对面教学与网络在线学习,使得学习更加灵活、高效(Kim,2017)。

胡立如、张宝辉(2016)指出,尽管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翻转课堂与翻转学习进行了大量引介与探讨,但缺乏对最新成果的借鉴,对“翻转”的本质认识不到位,且反思与创新不够。笔者认为,对翻转学习的定义以及研究的系统性方面都有待加强。例如,翻转学习官网将翻转学习看作是一种教育方式,就有失偏颇。无论从翻转学习提出的背景、内涵还是操作方式来看,翻转学习都只是一种学习方式,然而该学习多指在教师指导下的学习,与自学存在区别。因而可以将翻转学习定义为一种新兴学习方式,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环境,以有效学习为核心,促进学习者开展灵活、个性化学习,从而提升学习效果。

3.3 深度学习

自 1976 年 Marton & Saljo 首次提出深度学习概念以来,深度学习在学习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语言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众多跨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体现了跨学科性(Sawyer, 2006; Hinton *et al.*, 2012; Ranjan *et al.*, 2015; Postareff *et al.*, 2015)。深度学习作为一种学习方式,与浅层学习对应,关注批判性分析、观念与概念的连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以及知识应用,其核心是有意义的学习(Harvey & Kamvounias, 2008; Jensen & Nickelsen, 2010)。总体上,深度学习关注分析、评价与创新等高阶思维,浅层学习关注记忆、理解与应用等低阶思维(段金菊、余胜泉, 2013)。近年国外外语教育界学者在深度学习理论基础上提出深度外语学习法,国内有学者结合课程教学论探讨了深度外语学习法的实践应用(Tochon, 2014; 刘会英, 2016)。相比较其他学科,外语研究领域针对深度学习的应用成果与实证研究较少,在口译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更是匮乏。

3.4 基于 SPOC 的深度翻转口译学习

翻转学习官网提出翻转学习有四大支柱,即灵活的学习环境(flexible environment)、学习文化(learning culture)、精心设计的课程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以及专业的教育者(professional educator)(Flipped Learning Network, 2016)。本研究在翻转学习四大支柱基础上,融合深度学习核心理念,并结合口译学习自身的特点,提出深度翻转口译学习(DFLIP)^①。该学习方式强调借助翻转学习,融合课堂、课外以及线上、线下学习的无缝对接,以口译技能训练为抓手,以口译实践应用为目标,旨在提升学生的口译实践、高阶思维以及跨文化交流问题的解决能力。

本研究提出的基于 SPOC 的深度翻转口译学习体现如下几方面的理念:首先,代表以深度学习为驱动的深度翻转学习方式。其中,深度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口译教学的目标,翻转学习是提升学生深度学习能力的手段与方法;其次,构建以深度学习为目标的 SPOC 口译学习平台,包括 Moodle、移动学习终端、智能化学习软件等。通过构筑线下课堂学习环境,与线上虚拟学习环境,辅助线上、线下学习的融合与对接;再次,以专业化口译师资为保障。口译教师作为

深度翻转学习的总设计师和总导演,专业化口译教育者负责教学大纲设计、教学方案制定,在学习环境与学习文化构筑、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式选择与实施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总之,深度翻转口译学习以翻转学习为手段,以深度学习为目标,借助 SPOC 学习平台,充分发挥翻转学习和深度学习的优势,最大化口译学习效果。

4 基于 SPOC 的深度翻转口译学习模式

下文将从 SPOC 口译学习平台、翻转学习方式、专业化口译师资三个方面对深度翻转口译学习模式展开讨论。重点聚焦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学习平台如何支撑翻转学习?翻转学习如何实现口译学习目标?教师如何保障深度翻转学习目标得以实现?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有必要厘清学习平台、学习方式、学习目标这几者的关系,并厘清口译深度翻转学习的关键和目标。

4.1 SPOC 口译学习平台

搭建基于 Moodle、APP 等的个性化、多元化 SPOC 口译学习平台,为深度翻转口译学习提供平台保障。近年来,微课、慕课以及 Blackboard、Moodle 等平台得到了广泛应用,口译学习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课内外模拟口译、网络虚拟与仿真场景口译以及校内外的真实口译活动构成了多元、动态的口译学习环境,使得所有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方式,开展泛在学习。人工智能时代要求职业译员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口译知识,还需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可持续职业发展能力,职业发展的抓手则是学习能力的提升。SPOC 学习平台为学生职业化口译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平台保障,见图 1。

基于深度翻转的 SPOC 口译学习平台,以深度学习为目标,构建以课堂实训为核心、课外和校外实践与实训学习为有效支撑的动态、灵活、开放式学习环境。但无论口译学习环境如何变化,促进深度学习始终是其核心目标。现以口译听辨训练为例,教师提前录制

^① 口译深度翻转学习(DFLIP)指深度学习驱动下的口译翻转学习(flipped interpreting learning driven by deep learning)其中翻转学习是手段,深度学习是目标。关于深度翻转学习的进一步探讨可参考王洪林(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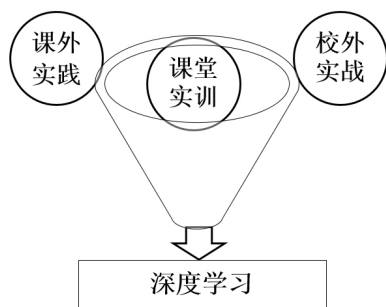


图1 个性化、多元化的 SPOC 口译学习平台

口译听辨技能微课供学生课前进行翻转学习,课堂进行现场口译听辨训练,课后学生借助网络学习平台进行技能拓展与延伸训练。借助 CNN、BBC、TED、手机 APP 以及各类网络公开课,进行综述、复述以及听后反思等练习,以训练口译听辨技能。学生通过技能训练和口译专题训练将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通过课堂分享和现场展示等方式将课外自主口译学习的内容引入课堂教学活动。此外,借助校外口译志愿者服务活动,将课堂口译学习延伸到课外,继而拓展到校外,进而提升学生口译实践能力。

4.2 以深度学习为驱动的深度翻转学习方式

以深度学习为目标驱动,开展深度翻转学习,以帮助学生提升口译实战能力、思辨能力以及跨文化问题解决能力(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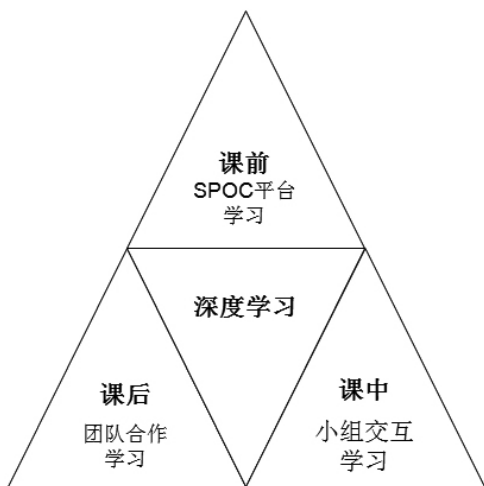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 SPOC 的深度翻转口译学习模式

借助深度翻转学习提升学生口译能力、创新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最终实现口译教育目标。深度翻转学习理念倡导以深度学习为核心驱动力,借助 SPOC 学习平台,开展深度翻转学习。学生课前借助 SPOC

平台开展自主学习,提前学习相关专题知识与口译技能,课堂开展小组交互式学习,小组之间进行分享、交流,开展各类小组合作口译活动,课后开展团队合作,主要以模拟口译以及专题口译的形式开展团队活动。各类学习资料分享以及成果呈现都借助 SPOC 学习平台。SPOC 作为在线学习场所以及线下学习成果的展示平台发挥多重功能。

现以交传的译前准备为例。学生需要团队合作完成相关口译专题的交传任务。学生进行组内分工并做译前准备。部分成员负责资料的收集、整理、筛选、整合、归类、总结等,其他成员负责口译术语表制定、PPT 制作汇报、发言以及现场口译。译前准备过程中,教师发挥脚手架式的引导和辅助作用。师生之间随时、随地进行线上与线下交流与沟通。教师不做任何诊断式评价,在不打击学生积极性与创造力的前提下,必要时提供建议或帮助。随后进行模拟交传并进行视频录像,将学习成果提交 Moodle、微信学习群等 SPOC 学习平台,分享成果并交流经验。

4.3 专业化口译师资

深度翻转学习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口译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素养。专业化口译教育不仅具备口译专业知识和能力,而且具备教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与学习科学等相关跨界知识,比如信息技术与 TPACK 知识。在具备这些专业化能力的基础上,专业化口译教育者更懂得尊重教育规律和人的认知发展规律,更关注学习过程。

本研究在借鉴 TPACK 框架和卢信朝(2016)提出的 Practeasearcher 三栖型口译教师的基础上,构建关注学习过程的专业口译教育者知识与能力框架。TPACK 能力(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即整合技术的学科知识与能力。依照 TPACK 框架,信息化时代的教师在能力与知识结构上要体现专业领域知识、教学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机结合(吴焕庆等 2012)。鉴于此,笔者提出了专业化口译师资能力框架,见图3。

专业化口译师资应具备专业口译知识与能力,即口译实践能力、口译研究能力、口译教学能力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等跨界能力。除此之外,专业化口译教育者还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并开展终身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延伸与拓展师资能力。换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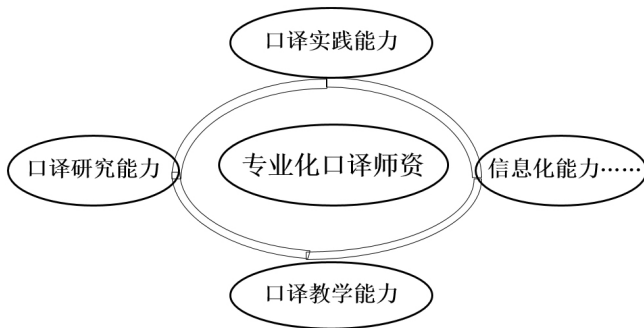


图3 专业化口译师资能力框架

专业口译教师不仅懂得如何教,更应懂得如何最大程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随着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教师在知识占有方面已逐渐失去权威性。面对触手可及的海量信息,教师不能再继续做信息的“搬运工”,而应做信息的优选者、识别者与创造者。专业化口译教师应具备信息筛选、处理、分辨以及信息整合与创造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师需要掌握信息化能力且学会在信息海洋里存活,还应教会学生这些能力。当然,信息能力培养的前提是教师与学生具备终身学习能力,惟有如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笔者结合人工智能时代职业化口译教育背景下的口译学习特点,借鉴深度学习与翻转学习理念,提出基于SPOC的深度翻转口译学习模式,分别对SPOC口译学习平台、深度翻转学习方式以及专业化师资等方面展开讨论。该学习模式以翻转学习为手段,以深度学习为抓手,旨在提升学生的口译实践能力、思辨能力以及跨文化问题解决能力。通过学习模式的构建以及学习实践探讨,以期为新时期口译学习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但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实际需求、课程特点以及口译教学目标,采取灵活、动态的方法;在关注学习者主体的同时,应充分发挥教师的促学作用;在提倡深度学习的同时,不可忽视浅层学习对口译基本功掌握的作用,在不同学习阶段针对不同口译技能需要动态、灵活地实施深度翻转学习,有效发挥线上与线下学习优势,实现课前、课中与课后学习的有效对接。限于篇幅,本文侧重于学习层面的讨论,对于该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以及相关行动研究作者将以另文探讨。 □

参 考 文 献

- [1] Bassnet, S.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2] Bergmann, J. & A. Sams. *Flipped Learning: Gateway to Student Engagement* [M].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14.
- [3] Bergmann, J. & A. Sams. *Flip Your Classroom: Reach Every Student in Every Class Every Day* [M].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12.
- [4] Flipped Learning Network. The Four Pillars of F-L-I-P™ [OL]. Retrieved from <http://flippedlearning.org/definition-of-flipped-learning>, 2016-07-28.
- [5] Harvey, A. & P. Kamvounias. Bridging the implementation gap: A teacher-as-learner approach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policy [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8(1).
- [6] Hinton, G. et al. Deep neural networks for acoustic modeling in speech recognition [J].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2012(6).
- [7] Jensen, E. & L. Nickelsen(著). 温暖(译). 深度学习的7种有力策略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8] Kim, D. Flipped interpreting classroom: Flipping approaches, student perceptions and design considerations [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17(1).
- [9] Marton, F. & R. Saljo. On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I—outcome and process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76(1).
- [10] Postareff, L., Parpala, A. & S. Lindblom-Ylänn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changes in a deep approach to learning in different learning environments [J]. *Learning Environments Research*, 2015(3).
- [11] Ranjan R, Patel, V. M. & R. Chellappa. A deep pyramid deformable part model for face detection [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5 IEE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etrics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Systems, 2015.
- [12] Sams, A. & J. Bergmann. Flip your students' learning [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13(6).
- [13] Sawyer, K. Introduction: The new science of learning [A]. In Sawyer, R. K. (ed.).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4] Tochon ,F. V. *Help Them Learn a Language Deeply* [M]. Blue Mounds: Deep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5] 段金菊,余胜泉. 学习科学视域下的 e-Learning 深度学习研究[J]. 远程教育杂志, 2013(4).
- [16] 胡立如,张宝辉. 翻转课堂与翻转学习: 剖析“翻转”的有效性[J]. 远程教育杂志, 2016(4).
- [17] 黄慧,熊琴. 基于“后方法”理论视角的 SPOC 外语教学模式探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6(4).
- [18] 蒋艳,胡加圣. 基于 SPOC 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大规模教学运行机制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8(4).
- [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 [20] 刘和平,雷中华. 对口译职业化+专业化趋势的思考: 挑战与对策[J]. 中国翻译, 2017(4).
- [21] 刘和平. 中国口译教育十年: 反思与展望[J]. 中国翻译, 2016(3).
- [22] 刘会英. 深层外语学习法述介: 课程论的视角[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6(2).
- [23] 刘杰等. SPOC 学习中学习者知识整合差异性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 2019(1).
- [24] 卢信朝. 中国口译教学 4.0: Practeasearcher 模式[J]. 上海翻译, 2016(4).
- [25] 穆雷. 翻译的职业化与职业翻译教育[J]. 中国翻译, 2012.
- [26] 乔纳森·伯格曼,亚伦·萨姆斯(著). 王允丽(译). 翻转学习: 如何更好地实践翻转课堂和慕课教学[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 [27] 王洪林,王振林. 人工智能时代基础外语无缝学习模式构建[J]. 基础外语教育, 2018(4).
- [28] 王洪林,钟守满. 中国外语教学改革前瞻: 从微课到慕课再到翻转课堂[J]. 外语电化教学, 2017(1).
- [29] 王洪林. “翻转”理念反思: 从翻转课堂到翻转学习再到深度学习[J]. 基础外语教育, 2018(1).
- [30] 王洪林. 基于“翻转课堂”的口译教学行动研究[J]. 中国翻译, 2015(1).
- [31] 王娜,陈娟文,张丹丹. 大学英语 SPOC 翻转课堂: 一种有效学习模式建构[J]. 外语电化教学, 2016(3).
- [32] 文秋芳.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4).
- [33] 吴焕庆,丁杰,余胜泉.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 (TPACK) 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J]. 远程教育杂志, 2012(6).
- [34] 吴攸,李珂珂. 师资、课程与翻译的职业化——Frans De Laet 教授访谈录[J]. 上海翻译, 2016(5).
- [35] 张苇,陶友兰. 基于 SPOC 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7(2).
- [36] 祝智庭,管珏琪,邱慧娴. 翻转课堂国内应用实践与反思[J]. 电化教育研究, 2015(6).

Constructing Deep Flipped Interpreting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SPOC in the AI Era

WANG Hong-li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 Sichuan 610065 , China / English Department ,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 Ningbo , Zhejiang 315100 ,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I , new interpreting modes emerge and the learning modes for interpreting have changed accordingly. By referring to theories of deep learning and flipped learning , the study aimed at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interpreting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SPOC to reconceptualize the present fragmented studies in the field. With deep learning as the focus , the paper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SPOC interpreting learning platform , to conduct a deep flipped learning mode , to enhance learners' competence in interpreting and problem-solving , as well as their comprehensive competence in interpreting and learning , and to provide a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studies.

Key words: AI; SPOC; Deep Flipped Learning; Interpreting Teaching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17 年四川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编号: 2012017yjsy134)、2018 年浙江省教改项目(项目编号: jg20180265)和 2019 年宁波市教育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 2019YZD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2

通讯地址: 610065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315100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